

论英汉翻译中词类转换的原型观

李大国

(江西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 词类转换是英汉翻译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翻译策略, 已有研究仅从英汉语言差异的大背景来解释是不够的。本研究以原型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词类转换的动因、机制和翻译策略问题。分别从范畴转换、语法化和语义转换上的原型观等三个方面对英译汉过程中词类转换的深层次动因作了阐释, 尤其从语法化的视角对英语介词的翻译方法、动因以及英语冠词和单位名词的翻译机理作了具有前瞻性的探讨。

关键词: 英汉翻译; 词类转换; 原型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0 引言

在英汉翻译实践中, 为了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往往要求对英语的一些词类作适当的转换。具体来说, 所谓词类转换就是指在翻译实践中在保持原文内容不变的前提下, 改变原文中某些词的词类, 以求译文通顺、流畅、自然, 合乎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如英语的名词、介词以及形容词等等常常转化为汉语的动词。英汉翻译中词类转换问题虽然长期受到译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但也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重要的翻译技巧而已。至于转换的原因, 主要是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来解释。如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汉英两种语言的类型特点不同而导致的, 如汉语是一种动态语言, 动词在汉语表达中占据优势和突出地位, 连动式结构用得多而普遍。而英语是相对静态的语言, 其行文过程中由于受到其句法结构的限制而少用动词, 大量本应由动词表达的概念, 会用名词来表达, 因而名词(尤其是抽象名词)用得更多。在句法结构上, 英语主谓机制非常突出, 带有强制性, 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 其他的动词概念则往往借助其发达的词类派生手段转化为其他词类或非谓语形式; 而汉语重动态描写, 动词用得更多, 表达意思时往往借助动词, 按时间及逻辑顺序层层交代。这种解释虽然真实, 但又失之于概括笼统, 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无论对于词类转换的深刻理解, 探索其变化的动因还是对于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出发, 都需要理论的解释和引导作用。

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由于兼具解释性和建构性, 能够满足英译汉词类转换的解释性和指导翻译实践这种引导性的要求。因而原型理论与英译汉词类转换问题具有自然的契合性。所谓原型是指一个词语或一个类型意义的所有典型模型或原形象, 是一个类型的一组典型特征 (Bussmann 2000: 389)。从范畴成员的视角看, 原型可定义为“范畴的最好样本”、“显著样本”、“范畴成员身份最清晰的实例”、“一个类别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者“中心和典型成员” (Rosch 1978; Lakoff 1986; Brown 1990; Tversky 1990)。从心理表征看, 原型是某种认知参照点 (温格瑞尔, 施密特 2009)。原型具有经验性。因为

“在新情景下使用词的过程就是将现在经验和过去经验进行比较,判断它们是否在相同的语言编码中足以相同的过程”(Fillmore 1977: 63)。跨文化交际者在认知情景和语言框架之内通过各种方法进行交流,这些方法就是“将所处的现实情景和原型情景进行比较的认知行为”(Hornby 1995: 80)。对于英译汉过程中的词类转换而言,这种原型观体现在多个方面,如范畴转换、语法化和语义转换等多个方面。已有研究成果看多从范畴转换视角解释词类转换问题。

2.0 文献综述

词类转换在翻译实践中往往作为某种技巧和某种术来看待,常被人们认为是比较低层次的翻译实践,因而长期以来并未收到应有的重视,其研究成果也比较有限。笔者以原型和词类转换为关键词在 CNKI 等主流数据库查询,得到的结果均为某一语言内部词类范畴的确定和词类的活用问题,鲜见专门从原型理论视角研究英汉翻译中词类转换问题的。比较接近本研究的有李和庆、张树玲(2003)从翻译策略的视角出发重点探讨原型性质以及语义原型与语用原型在翻译实践中的意义,指出原型的性质决定了译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该研究对翻译实践中的词类转换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其着眼点在于句法和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此外,王仁强、章宜华(2004);刘华文、李红霞(2005);张继光、张蓊荟(2010);谭载喜(2011);龙明慧(2011);贺爱军(2016)等借助范畴和范畴化相关理论研究汉语和其他语种的互译问题,重点探讨翻译本质、翻译标准以及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等问题。文旭、余平、司卫国(2019)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把原型理论运用于翻译过程中范畴转换的最新成果。该研究主张将认知科学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构建源语和目的语范畴转换模式。如对于范畴空缺使用范畴整合和再范畴化的方式转换;对于范畴错位,以再范畴化和跨范畴化的方式寻求对应;对于范畴对等则以范畴替换的方法直接对应。这些范畴转换涉及到词类范畴转换(名词与动词、动词与形容词、名词与形容词等)、时体态范畴转换、句法范畴转换、语义范畴转换、语用范畴转换以及文体范畴转换等。但作者的研究重心在于提供一种转换的模式,即使是词类范畴转换,即翻译实践中不同词类的互转只有寥寥数例而已,对于互转的原因则并未涉及。

3.0 范畴转换上的原型观

由于英语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对句子结构有形式化的要求,为满足英语句法结构的限制性要求,往往由名词充当主语和宾语、动词充当谓语、形容词充当定语。一个句子只能有一套主谓结构,如果存在多个动作,则除主要动作动词确立为句子谓语外,其他动作动词均应转化为相应的名词、形容词、副词或非谓语形态。这些词通过词缀的添加和删减构成新词以满足英语句法的形式化要求,但是无论英语形式多么富于变化,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各种词类在翻译实践中互转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一个范畴转向另一个范畴,但是其表

达的概念范畴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再从英汉两种语言特点的对比看,英语是偏静态的语言,其行文少用动词,大量本应由动词表达的概念,会由名词来表达。而汉语是偏动态的,动词在汉语的叙述中占据优势地位。英语和汉语的词汇之间没有完全对应的关系,翻译时英语句子中的词性可以在汉语中变化。两种语言的表达习惯不尽相同,译者要熟练掌握词类转换的技巧。由于汉语和英语在句法结构和习惯用法上的差异,决定了翻译时不应不能机械地使用原文中的词类。实际上,在汉语中属于某一类的词,常常必须转换成在英语中不同类的词,这样才能同英语的习惯与用法一致。翻译时在保持原文内容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原文中某些词的词性,以求译文通顺自然,合乎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如英语中的名词译成汉语时常常变为动词。

(1) 原文: His *imitation* of the singer is perfect.

译文: 他对那位歌手**模仿**的惟妙惟肖。

(2) 原文: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ill hold a *consultation* about the matter.

译文: 董事会将**商议**此事。

(3) 原文: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theory may be compar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a weather map at a centr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

译文: **创立**科学理论的工作可以同在中心气象台**制作**气象图相比。

以上三例中的抽象名词 imitation、consultation、construction 以及 preparation 均为其相应动词 imitate、consult、construct 和 prepare 的派生形式。受制于英语句法的形式化要求,本来要求使用动作状态概念的内容却以名词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都直接译成了动词。所以,英译汉过程中,英语中很多带有动词概念的词类往往可以用汉语的动词来表达。换句话说,这些词本身是表达某种动作或状态的,但是受到英语语言类型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以其他词类的形式呈现出来,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恢复其本来面目,追溯其本源或原型,往往能更传神地再现原文的精神内涵。并非只有抽象名词翻译成了动词,一些具体名词也译成了汉语的动词,如:

(4) 原文: Talking with his son, the old man was the *forgiver* of the young man's past wrong doings.

译文: 和儿子谈话时,老人**宽恕**了年轻人过去所干的事情。

(5) 原文: He is a good *listener* and we all love to talk with him.

译文: 他善于**倾听**,我们都爱和他谈话。

(6) 原文: He is a *chain-smoker*.

译文: 他**抽起烟来**一支接一支。

如果把 forgiver、listener、chain-smoker 翻译成汉语的“宽恕者”、“倾听者”、“一支接一支抽烟的人(或链式抽烟者)”都不太地道,也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如从构词上看,不符合汉语双音节构词的特点。类似于文旭等(2019: 36)所说的范畴错位情况,常以再范畴化或跨范畴化的方式来处理,从词汇的层面讲主要指词类转换。翻译实践中转换为汉语动词的并非局限于英语的名词,英语中其他词类也可能转化为汉语的动词,如下述各

例:

(7) 原文: We are all *concerned* for her safety.

译文: 我们都很**担心**她的安全。

(8) 原文: We are *hopeful* of success in the business.

译文: 我们**希望**生意做成。

(9) 原文: I am *suspicious* of that woman—I think she may have stolen something from the shop.

译文: 我很**怀疑**那位妇女, 我想她可能偷了商店的东西。

(10) 原文: Generally speaking, neither gold nor stone are *soluble* in water.

译文: 一般来说, 金子和石头都是不能在水中**溶解**的。

上述各例的共同点是, 动词概念以形容词的面目呈现出来。当然, 表达动作状态这种动词典型意义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名词和形容词, 还有其他词类, 如副词等。从构词的视角看, 其共同的基础或构词基础都是动词, 对于汉语这种几乎不受词形约束的语言而言, 直接用动词把英语中表达动作状态的概念原型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

上文仅列举英语中的多种词类在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转化为动词的情况, 翻译实践中情况要复杂得多, 如动词还可转化为介词、副词或连词, 以及形容词和名词的互转、介词与连词之间的互转等。

4.0 语法化上的原型观

所谓“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 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沈家煊, 1994)。如介词是一种重要的虚词, 与作为实词的动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施春红(2011: 94)就认为除极少数沿用自古汉语的介词外, 汉语介词多数由及物动词虚化而来。韩礼德曾在1985年出版的《功能语法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中把介词归入动词性的词(verbal), 称为零动词(minor verb), 把介词短语(prepositional phrase)视为零句(minor clause)。语法学家们(Heine. & Tania, 2007; 霍伯尔和特拉格特, 2008: 138; 吕必松 2015: 47; 等)均认为介词是“语法化”的结果, Heine. & Tania (2007)认为语法演化有六个层级: (1) 名词; (2) 动词; (3) 形容词和副词; (4) 指示词、介词、否定词、体标记等; (5) 格标记、被动标记、一致标记等; (6) 无明显语法功能的附属成分、词类标记等(转引自冯赫, 2011: 142)。其基本演化路径是从左到右的, 动词到介词的演化是其重要一环。也就是从源头上看, 介词演化的近源是副词(陈平, 2013: 5), 而远源是动词。在具体翻译实践中, 张培基等(1983: 47)主张对于含有动作意味的介词, 汉译时往往要译成动词。如:

(11) 原文: Families upstairs have to carry pails *to* the hydrant downstairs *for* water.

译文: 住在楼上的家人得提着水桶**去**楼下的水龙头**打水**。

(12) 原文: It will only take you a few hours to get there *by* plane and over several days *by* sea.

译文: **乘**飞机去那儿只需要几小时, **坐**船却要好几天呢。

(13) 原文: I barreled straight ahead, *across* the harbor and *over* the sea.

译文：我笔直向前高速飞行，**越过**港口，**飞临**海面。

上例中的介词 to、for、by、across、over 都翻译成了汉语的动词，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恰如其分。to、for、across 和 over 本身包含了某种动作趋向，而介词 by 基本含义为“通过、使用”，这些介词本身就包含了动作状态的概念意义。英语作为一种重视形式的语言，一些表达动作状态的概念以介词包装后呈现出来，可以看作是语法化的直接反映。动词形式充当介词这一语法化进程还在继续进行着，如一些动词的-ing 形式直接作为介词（有些间或可以作连词）使用，如 barring（除…外），concerning（关于），considering（就…而言），failing（若无…时），following（在…以后），including（包括），pending（在…期间），regarding（关于），respecting（关于），touching（关于）等，这些介词也可以称为边缘介词（marginal preposition），即动词的-ing 分词短语语法化为介词（陈平，2013：5），在语法分析过程中会出现两可的情况，即动词的-ing 分词短语和介词。这可能是其称为边缘介词的原因。如：

- (14) 原文：All cases **concerning** children are dealt with in a special children's court.

译文：所有**涉及**儿童的案件均由儿童特别法庭审理。

- (15) 原文：You've done very well, **considering** (= in th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译文：**考虑到**处境的艰难，你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 (16) 原文：It's £ 7.50, not **including** tax.

译文：共计 7.50 英镑，不**含**税款。

从上述各例不难看出，这些边缘介词 concerning、considering 和 including 均翻译成了典型的动词“涉及”、“考虑到”、“含”。如果考察这些介词的本原，会发现它们均为语法化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还原其语法化前的状态，通常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翻译效果。本文选取介词这种比较重要的虚词来说明翻译实践中语法化上的原型观，但是并非意味着语法化只有介词语法化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其他词类的语法化的问题。限于文章篇幅，本研究仅选取比较典型的介词语法化的翻译实例。

5.0 语义转换上的原型观

英汉互译过程中，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英语的词类与汉语的词类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如英语中有冠词和单位名词（unit noun 或部分词 partitive），而汉语没有，在英译汉实践中常以汉语的数量词来进行转换，英语的冠词和单位名词与汉语的数量词在语义上具有潜在的对应性。但是这种对应性也并不完全对应，这种对应可能呈现出一对多、多对一或分散对应等多种情况。翻译时应首先从确定源语在语义、语法、语用方面的典型特征，即原型开始。

“即在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确定其语义、句法、语用方面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词典定义、例证和多蓝本比较的方法得到。特定语境下的语词分布，语义属性和句法功能对确定语词的指称内容和语境意义是十分关键的。”（章宜华，2009：281）在译者确定源语原型的基础上，经过适当的转换过程，以目的语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让目的语读者产生类似于源语读者的心理图示。比较典型的英译汉一对多的例子是冠词翻译成汉语的数量词。

- (17) 原文：The interview took place on **a** Friday afternoon.

译文：采访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进行的。

(18) 原文: When I listen to her play I can hear **a** new Nigel Kennedy.

译文: 从她的演奏中我听出了新一代的奈杰尔·肯尼迪。

(19) 原文: Bollinger 'RD' is **a** rare, highly prized wine.

译文: 博林格'RD' 香槟是一种名贵的备受推崇的葡萄酒。

上述各例中的“a”分别翻译成了汉语的数量词“一个”、“一代”、“一种”等, 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 这种英语冠词和汉语数量词之间的对应种类远比上述例证多样, 对应情况也较复杂。在综合考量汉语表达习惯、使用语境及语体等多方面的要求会出现省略数词仅保留量词、省略量词仅保留数词或略去不译等情况。定冠词的翻译策略与此类似, 在此不再赘述。不难看出, 虽然英语冠词的翻译方法呈现多样化的面貌, 但其与汉语数量词之间具有潜在的对应关系, 或原型关系。这种原型关系是其他翻译变式的基础和出发点。

英译汉词类转换的一个难点是英语单位词与汉语量词的转化。由于英语和汉语对事物的归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在英语单位词和汉语量词的对应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而对译者提出了较大的挑战。译者要在充分理解源语概念图式基础上, 以符合目的语读者认知习惯和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英语中不同的单位词可能翻译成共同的汉语量词, 这是比较典型的多对一情况, 如下述各例:

(20) 原文: A **group** of plainclothes police went into the house.

译文: 她有一大群朋友。

(21) 原文: They kept a small **flock** of sheep.

译文: 他们养了一小群羊。

(22) 原文: A **pack** of reporters were waiting outside.

译文: 一群记者等在外面。

(23) 原文: Among them swam **shoals** of fish.

译文: 鱼群在他们中间游过。

(24) 原文: A large **school** of dolphins is a are moving through water together.

译文: 一大群海豚正在水下穿梭。

(25) 原文: Chobe is also renowned for its large **herds** of elephant and buffalo.

译文: 乔贝还以其大群的大象和水牛而闻名。

上述各例中的 group、flock、pack、shoal、school 和 herd 均翻译成了汉语的“群”, 这是典型的多对一对应情况, 但是以上各单位词并非仅对应汉语的量词“群”, 它们还与汉语的其他量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所以呈现分散对应的复杂形势。以 group 为例, 除对应于汉语的量词“群”外, 在翻译实践中, 还可依实际情况译为量词“组”、“伙”、“帮”等或融入其他名词词组甚至不译, 如:

(26) 原文: A **group** of us are going to the theatre this evening.

译文: 一组便衣警察进入住宅。

(27) 原文: A **group** of us are going to London.

译文: 我们中有一批人要去伦敦。

(28) 原文: The trouble involved a small **group** of football supporters.

译文: 找不到关键字'这次骚乱涉及一小撮足球迷

(29) 原文: A **group** of us went out to a bar last night.

译文: 昨晚我们一伙人去了酒吧。

(30) 原文: A *group* of us are going to the theatre this evening.

译文: 我们有一**帮**人今晚要去看戏。

通过上述各例不难看出, 尽管在英译汉实践中 *group* 的对应汉语译词有多少种变化形式, 英语单位词 *group* 与汉语量词“群”之间的对应具有原型性, 其他的翻译处理方法应该以此为基础。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要按照译文的情景性和可接受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方能得到准确、得体的译文。

6.0 总结

词类转换作为英汉翻译实践中一种重要方法, 历来受到译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英汉两者语言的差异, 英语重形式上的配合与协调, 而汉语更注重意义上的连贯一致。但是仅以语言差异解释英汉翻译中的词类转换问题未免过于宽泛笼统。而且长期以来, 把英译汉中的词类转换问题仅看作是一种翻译技巧问题阻碍了人们对其的深入研究, 使研究者或学习者难以理解词类转换背后深层次的动因。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 发掘了其深层次的动因, 即回答了为什么要转换以及如何转换的问题。使英汉翻译中词类转换的研究和实践建立在坚实的理论框架基础上, 促使译者和研究者能够充分理解和灵活把握词类转换的度。本研究从范畴转换、语法化和语义转换上的原型观等三个视角分析英汉翻译中词类转换的动因、机制和翻译策略, 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了词类转换的本源问题, 尤其从语法化的视角探讨英语介词的翻译方法、动因以及英语冠词和单位名词的翻译机理作了具有前瞻性的探讨。

由于英译汉中词类转换是一个比较庞杂的问题, 涉及到英汉多个词类的互转互译问题, 本研究仅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词类转换来说明问题, 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原型理论在解释和建构英译汉词类转换问题的适应性还需要更多的语言翻译实践来验证。这些都是以后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Brown, Ceceil H. *A survey of category types in natural language*. In Tsohattzidis S. L. (ed.).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Routledge, 1990.
- [2] Bussmann, H. (tr. Gregory P. Trauth & Kerstin Kazzazi).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89.
- [3] Fillmore, J. C. *Senses and frames semantics*. In A. Zampolli (ed). *Linguistic Structures Processing*. Amsterdam: N. Holland, 1977, 55-79.
- [4] Heine. B. & Tania. K. *The genesis of grammar: a construc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Lakoff, G. *Classifiers are a reflection of mind*. In Craig, C.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6.
- [6]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7]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Rosch, E. & Lloyd, B.B.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78, 27-48.

- [8] Snell, Hornby, M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80,107.
- [9] Tversky, Barbara. Where partonomies and taxonomies meet. In Tsohattzidis S. L. (ed.).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Routledge, 1990.
- [10] 鲍尔·J·霍伯尔, 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语法化学说[M]. 2版. 梁银峰.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陈平. 英汉动源介词语法化特征探微[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 (3): 5-9.
- [12] 冯赫. 论语法化的理论内涵[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139-143.
- [13] 贺爱军. 翻译对等的原型范畴理论识解 [J]. 外语教学, 2016, (5): 107-110.
- [14] 李和庆、张树玲. 原型与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3, (02): 9-12.
- [15] 刘华文、李红霞. 汉英翻译中再范畴化的认知特征 [J]. 外语研究, 2005, (4): 49-54.
- [16] 龙明慧. 翻译原型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 [17] 吕必松. 汉语语法新解[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
- [18]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04): 17-24+80.
- [19] 施春红. 汉语基本知识·语法篇[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 [20] 谭载喜. 翻译与翻译原型 [J]. 中国翻译, 2011, (4): 14-17.
- [21] 王仁强、章宜华. 原型理论与翻译研究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 (6): 105-109.
- [22] 温格瑞尔·施密特. 认知语言学导论 [M]. 彭利贞, 许国萍, 赵薇,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23] 文旭、余平、司卫国. 翻译的范畴转换及其认知阐释[J]. 翻译, 2019, (3): 33-43.
- [24] 张继光、张蓊荟. 原型理论视角下的当代散文翻译研究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5): 110-114.
- [25] 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 [26] 章宜华. 语义·认知·释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On the Prototype View of Parts of Speech Transformation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Li Daguo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Abstract: Part-of-speech transformation is a relatively common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Existing studies are not enough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just from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This research uses prototype theory as an analysis tool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mechanism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part-of-speech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It interprets the deep motivations of part-of-speech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from three aspects: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It made a prospec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motivation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of the mechanism of English articles' and unit nouns' translation.

Keywords: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Part-of-speech transformation; prototype

作者简介: 李大国 (1975-), 男, 汉族, 湖北武汉人, 语言学博士; 江西农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语言学、词典学。